



马平来 著

追老舍先生神韵，

凝京味儿文化精髓，

观京城历史风云，

品皇城百姓精神。

满树榆钱儿

〔续〕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马平来 著

满树榆钱兒

[续]

馬平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树榆钱儿. 续/马平来著. —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240-2

I. ①满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0400 号

责任编辑 付艳霞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578 千字

开 本 68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39 插页 3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40-2

定 价 5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七十二章

日本人拼凑的“日中亲善新民会”成立在即。这“新民会”虽打着民间组织的招牌，内里却是为北平，乃至华北的伪政府搭班底。拿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个招绿豆蝇的大屎盆子，聚癞皮狗的乱坟岗子。他们计划在泰庙前大殿广场举办大会，并在园内举行七天的演出，以示庆祝。届时日本方面的军政首脑、“满洲国”的代表和北平、天津及河北各县的大汉奸都都扎了堆儿、聚了齐儿。

主子嘴一动，可愁坏了奴才。过去北平不算“梆子”、“蹦蹦”、“皮影”戏，光大小京戏班就不下几十个。北平沦陷前后，许多戏班为避乱去外地跑了码头。没整班走的，角儿们也单绷儿奔了江南、晋陕，或搭班，或投亲。没走的也找个乡下地方，息演退隐。台柱子没了，剩一帮“底包”，能搭得成台？虽说刘成龙在新民会只混了个执行干事，而手下的各处公所除了维持街面治安，还被摊派了两天的演出，可跑遍了四九城，到了儿也没找着个像样的角儿。

还是周四有主意，其实也是没辙的辙，缺“头牌”，“二路”、“三路”、“开锣”、“垫场”的也行。正式科班请不来，找票友，大戏不够杂巴凑，杂耍、“落子”也将就。一句话，找不着肉吃，上豆腐，怎么不是个席呀？好在主子是日本人，不是中国人，更不是北京人，有几个能咂巴味儿的？不就图个热闹？好不好，全凭一张嘴，吹呗。

但凡啥也不讲究，怎么都凑合，事就好办了，两天的戏单子终于凑齐。周四又推举李凤姑当了总监督，督着东拼西凑来的一帮“棒槌”，在总公所院里排练串场，常到半夜都不消停。秋天正是“闹猫”的季节。夜半三

更，院内人的唱念声和房上猫的叫春声此起彼伏，更添了几分热闹，几分烦人。

这天，李凤姑来得特别早，直奔周四住的正房西间，推门就进。

周四被她拍醒，睡眼蒙眬地问：“哟，今儿您怎么这么早？让钱催的？”

李凤姑笑着一撇嘴：“算你说着了，老娘还真是钱催的。”

“哼，是浪催的吧？您……先避避行不？我这可光着呐。”

李凤姑一巴掌打在他脊背上，笑嗔着：“呸！跟老娘你还装什么装？你那点玩意儿还成了稀罕物？快起，听我说。”

周四忙爬起穿衣，李凤姑又接着说：“我有好事，先惦记你。不像你，捞钱总闷得儿密。”

“天地良心，我不惦记你？你这回是又当监督又上台，又露脸，又添彩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李凤姑打断：“费劲巴拉还没赏，白唱几天义务戏，这日本人也真够抠儿的。”

“姑奶奶，您小声点儿……唉，日本人的钱谁敢挣？”

“老娘还就是要掏日本人钱包。”

“做梦吧您？”

李凤姑一笑，把话放慢了些，声也低了点：“我认识了一个日本军需官，叫小野一郎……”

“打住，打住。”周四有些没好气：“你愿犯骚犯贱，招狗招狼，跟我有关系吗？”

李凤姑没恼，又笑笑：“你可真是个醋坛子。人家真给我透了点发大财的招儿。告诉你吧，日本人的队伍里有慰安所。”

“什么叫慰安所？”

“就是……嗨，就是专门给军人办的窑子。”

“噢，倒是听说过一耳朵。可我听说那里都是日本娘儿们和高丽娘儿们。怎么，你也想到那种地界儿混？还，还发大财？哎，不要脸，也得要命呀。”

周四忍不住笑起来，没笑两声，又挨了李凤姑一巴掌。“你胡扯什

么？北平日本兵有多少？海了去啦吧。拢共百把日本娘儿们，轮得过来吗？人家说了，日本人可有在北平找些中国女人办慰安所的意思，我可是想揽这肥差。你可得帮我。”

“嗨，这事你找我干吗？应当直接奔八大胡同，要不白房子。”

“你可真不知利害，日本人是好唬弄的主儿？窑姐儿多半儿都有病，要让皇军染上，那不等着掉脑袋？”

“那……这事良家妇女肯干？”

李凤姑眉一挑：“所以我才找你搭帮呀。女人不有的是，找点碴儿抓来就是了。进得我门，肯不肯，可就由不得她了。你再派几个人守场子，管事应酬我全包了。你这才在日本人面前，既挣面子，又挣票子。”

周四有些动心，想想又问：“那……能挣多少？”

“少挣不了。日本人到那儿去，凭发的票，一月一结账。那些娘儿们吃用能花几个钱？临走给个仨瓜俩枣，也就打发了。就镋子儿不给，放她走，还不撒丫子就跑？大头儿不攥咱们手里？”

“那……咱们俩怎么个分法？”

“咱俩还分嘛分？”李凤姑做出个小丫头似的娇嗔，可语调仍改不了半老徐娘的劲儿，“现在你孤一个，我寡一人，也甭偷偷摸摸的，应付完日本人的差事，咱就两起儿归一起儿得了。房我都看好了，院不大挺规正，挺肃静。轿也甭坐，酒也甭请，你镋子不花，白拣一老婆，还和老娘隔心眼，算小账？你小子是……不愿，还是咋的？”

“愿，愿，我是巴不得地愿。以后什么都听你吩咐，行不？”周四忙不迭地拿话找补。

李凤姑刚露出笑模样，周四却又嘬起了牙花子：“这事还是……有点麻烦。”他见李凤姑又杏眼圆睁，忙解释：“我是说慰安所的事。这事可不小，瞒得别人，可瞒不得我那位小师叔。”

“嗨，这事用不着瞒，他横能横过日本人？再说他刘成龙不呆不傻，能怕钱烧手？分他一份儿不全结了。”

周四还未答，门被猛地推开，刘成龙竟沉着脸，站在门口。

“哟，小师叔来了。”周四忙边穿褂子，边堆了一脸笑。

刘成龙未理，扫了二人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我还真怕这钱烧手。周四，你

们爱沾这下三滥的事,我管不着。不过,别拉我的旗号,也别吃着碗里,惦着锅里。干脆今儿就滚蛋!趁早跟这骚货去开窑子,当你的‘大茶壶’。”

李凤姑让他损得有点挂不住,涨红着脸,刚要开口反讥,周四忙偷拉了她一下,抢先赔笑上前。

“小师叔,您可千万别动气。凤姑就随便一说,我也就顺口一答。水大也漫不过山,我这点儿规矩能不懂?没您点头,谁说也白搭,日本人不灵。就给个金山,我也是心痒眼馋,不敢下手呀。”

刘成龙虽心知周四是根老丝瓜瓢子,可话听着还倒顺耳顺气,哼了一声,紧绷的脸也松了下来。

周四瞟了瞟刘成龙的脸色,才又说:“不过,小师叔,这事是日本人已定下来的,咱们现在是身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呀。”

刘成龙气又来了,一眯眼:“铁路警察各管一段,那段我管不着。少拿日本人压我。我就不信,日本人为这能把我撸了、砍了?”

“是,是,那不至于。”周四笑笑,话锋又转,“小师叔,可您再想想,越是这八不管的事越有人争,咱们不干,大把的人抢着干,抢这块肥肉,也抢着巴结日本人呀。是,您不是那种只知溜须拍马的人,日本人高看您,器重您,是为您的才干、本事,为咱们帮中兄弟能拼敢干,真能替他平事。可是往往卖命的要不过那些卖嘴的。您说新民会那些头头脑脑哪个不是天桥把式?您倒连个委员都没沾上。咱们爷们儿能吃这哑吧亏?”

这话正捅到刘成龙的肋叉子上,他只愤愤“哼”了一声,舒了口长气。

周四的话又接上:“所以啊,咱既上了日本人的船,出力、卖命就不能落这空,让那些耍嘴皮子、玩笔杆子的占了先。现在新政府里的职位可还没见真章呐,这时候不使点巧劲儿,那就晚喽。我和凤姑也是为您着想。您好,不才有我们的好嘛。凤姑,是不是?”

李凤姑见周四边说边直递眼色,也忍下气,强挤出笑,点头称是。

刘成龙抬眼看看,仍沉吟着不作声。

周四又凑近些,说:“小师叔,话我说透了,大主意得您拿。您……给个准话儿?”

4 半晌,刘成龙才叹口气:“唉,干就干吧。”

周四应着,笑得满脸大褶子。“得嘞!您放心,我和凤姑一准把事办

漂亮。保险让日本人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刘成龙没好气地打断，顿顿才又说：“你们可记住：兔子不吃窝边草。尽量找远点的、外地的，街里街坊的可不好交代。”

周四和李凤姑连声应着，头点得像鸡啄米。

天都快晌午了，“刘记粪场”的帮工们还在晾粪场上忙活，从早上到这会儿还没叫过一次歇。虽然已立了秋，出了伏，那也只是一早一晚稍凉点儿，白天日头照样毒。帮工们哪个都是顺着光脊梁淌小河，连大裤衩都湿得滴水。再加上饿，肚子咕咕叫，前心贴后心，再壮的汉子也吃不消。这不已经晒晕了俩，好几个勉强撑着，也是头昏眼花直打晃。见过用人狠的，没见过这么拿人不当人的，比刘成龙自己管事时还得再加几个更字。为什么呀？唉，不是“连长”当管事了吗，东家现在是甩手掌柜，他就是大拿。这叫耗子踩电门，八辈子也没这么抖过，不折腾折腾哥儿几个，能显出人家的份儿？

一个帮工拄着粪叉直了直腰，没屁大工夫，背上就挨了一土块，紧接着就是“连长”一通吼。

“这是粪场，想戳电线杆子，街上去。能吃不能干的货！”

那帮工回了句：“都干一上午了，还不让人喘口气？”

“连长”咧嘴一笑：“我又没堵你鼻子，捂你嘴，喘呐！不过，喘气碍不着胳膊腿。我不是没跟你们讲明白，抢的就是这太阳天。要赶上连阴雨，把粪糊你身上，能烘成干儿？……嘿，你们听声儿也碍胳膊腿了？都麻利儿干。想歇，回自家炕头歇去。”

帮工没敢再吱声，刚又要弯身翻粪干。旁边的“活宝”却直起了腰，煞有介事地指着那帮工斥道：“你这小子初来乍到，就敢和我们连大管事没大没小？胆儿够肥呀。人家是谁？这院儿要是个国，人家就是国丈。什么是国丈知道吗？皇上的老丈人。就潘仁美那角儿，大白脸，一手遮天……”

他话还没完，已是逗得大伙直偷笑。当年，要不是“活宝”救急，“连长”就把闺女连玉香给卖了。如今跟了刘成龙，虽名不正言不顺，可总比卖到窑子强。

“连长”有点窘，刚要发作，“活宝”冲他直赔笑。“连大管事，我可是打个比方，好意，好意。”

“呸！你小子就没憋好屁。老子也见过阵仗，不是屎种。惹急了我……”

活宝没等他话说完，拿俩粪叉杆儿敲起了点儿。

哎，哎，咱们的“连长”可不屌，

人东北军里有威名。

上阵左手大马勺，

右手抡着烙饼铛。

直打得日本占了东三省，

进了热河，进了京。

晒粪场上一阵哄笑，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连长”真恼了，扬着手里的烟袋，就冲了过来。“活宝”却仍嘻笑着，在粪干儿的间隙左蹦右跳，哪儿让他打得着。一边腿紧忙活，一边嘴还不识闲儿。

哎，哎，大管事真会算，

多养闺女稳是赚。

有钱有势咱就卖，

管他乌龟王八蛋。

“连长”打又打不着，说又说不过，只好停住脚，指着“活宝”，气喘吁吁地发狠：“你……等着，我明儿就……让你滚蛋！”

“活宝”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根本不怵，又数起了板：“哎，哎……”

底下的正文还没出口，身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行了！吵什么吵？不寒碜？”

大家回头看去，是沉着脸的高望田。

望田早就不在粪场，改自己背道了，不过，每天淘了粪还是往这儿送。本来这些天为刘成龙就憋了一肚子气。今儿推着粪车一进门，就看了这么一出，又勾起了火。刚才那一声喊，现在这满脸怒，着实有些怕人。

“连长”先迎了上去：“大掌柜的，您给评评这理，这小子……”他话还

没说完,撞上高望田扫来的像小刀子似的眼神,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以后别叫我什么大掌柜,我受不起。粪场的事用不着跟我说,我也管不着。我来,就是我送你收,我卖你买,没别的。”高望田边说边推起粪车,走了两步,又甩出一句:“人呐,都别把事做绝,晴天也背不住打雷。”

“连长”琢磨着他的话,直犯呆。活宝小跑几步追了上去,帮望田把车推到粪池边,放下管子卸着粪,才说:“望田哥,我可不是……”

高望田没让他说完,苦笑一声:“哎,兄弟,我不是冲你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嗨,谁也不冲,冲的是我自己。”

“没……明白。”

“我自己都不明白。唉……”

第七十三章

果然如老张所料，齐月轩以祭祖为名，“蹦盆儿”出城的招还真灵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松崎原山不仅一点儿没为难、没尴尬、没阻拦、没动怒，反而应得十分痛快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齐月轩一行还未动身，宪兵队的山口却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几个日本宪兵，手捧着香烛、祭品和一个字幅。这回山口倒没上次那么凶，虽还是个死脸子，但还是显得讲点礼数。

他见了齐月轩，立正一躬道：“齐会长，松崎先生亲自写的祭文，还有特备的祭品，只表示敬意。我们的代表北平特别行动委员会和松崎先生本人，陪同您一起去祭拜。车的在大门口，请上路吧。”

齐月轩愣了愣，一摆手：“我……可不敢劳各位的大驾。好意我领了，替我谢谢松崎先生，回吧。”

山口答得坚决：“不行，这是必须的。”

齐月轩笑了：“你们日本人办事可够不讲究的，就不知道凡事得你情我愿？你们这又封官，又送礼，又当保镖的，怎么就不问问我受不受、接不接、用不用？……噢，我明白了，还是不放心呐？想押我去，再押我回来？嗨，明说呀。来吧，是上铐子，还是五花大绑？”

山口让他噎得有点窘：“您的不要误会，这全是为您的安全。现在反日分子还有活动。山里的不明情况，很危险。”

齐月轩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有你们跟着不更危险？还是把我绑了吧，拴你们车后头，再插上个反日分子的牌子，那倒兴许安全。”

“我没有时间听您的笑话，马上的上路吧。”

“你们……非跟着去？”

“是，这是命令。”

“好，好，那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！”齐月轩赌气就往里间走，边走边又说：“我再睡个回笼觉，回见。”

山口一时不知怎么办。这时杨志兴进了屋，向山口直赔笑脸。

“误会，误会，我们少爷就这脾气，您别在意，我去劝劝。”

说着，他追进里间，特为大声道：“别价，少爷，今儿可是正日子，不能不去，还不能过了时辰。”又凑近齐月轩低声道：“这机会难得，别硬顶。”

“要这么着，还不如不去。”

“先出城再想法子，现在还不是较劲的时候。”

“那得什么时候？”

“随机应变，进了山总比城里招儿多。到时候，您听我的就是。”

顾不得再说，杨志兴硬拉着齐月轩出了屋，准备好的粮食、衣物都没敢带，只抱上一应祭物。

一出门，齐月轩又愣了。大门口停着一辆轿车、一辆卡车和三辆挎子。卡车上还挑着个祭幛，两旁衬着一副对联，上写：东亚共和同祖同祭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。

齐月轩看罢，心中的怒火直往上冒。杨志兴使劲捏了他两下，才让他强压住冲动。这一路，真是煎熬，车子故意不快开，老牛车似的慢慢磨蹭，街上围观的人们投来的目光，就像小刀子似的刺着他的眼，剜着他的心。什么叫生不如死呀？这就是。要不是杨志兴的手一直紧紧拉着他，安抚着他，真没准闹出什么事来。

车终于到了山脚下，公路也到了尽头。下了车，杨志兴凑到齐月轩身旁，低语了一声：“时候到了。”

齐月轩会意地点点头，待日本兵卸完车，对山口说：“一路辛苦。送到这儿行了，你们就别跟着爬山了，回吧。杨叔，打点赏，给各位点儿酒钱。”

山口没一点松口的意思，脑袋使劲摇了摇：“不，不，我们的一定要送到地点，还要保护你们的回去。”

齐月轩眉一扬，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别妨碍你们公干，不怕累就上吧。不过，进山祭祖得遵我们中国的规矩。行……吗？”

“当然，规矩的有什么？”

“这西山可是龙脉圣地，西连清西陵、东接清东陵，中间有金辽皇陵、孙文衣冠冢和明代十三陵……”

山口把齐月轩的侃侃而谈打断：“你的不要说古，就说规矩。”

“好，就说规矩。”齐月轩笑笑，仍不慌不忙，继续道：“圣地龙脉就不得惊扰，必须禁声、禁火、戒挖掘、戒血光、戒杀生……”

“可以，都可以。”

“别急，还有一条。”齐月轩指指山口腰间的王八匣子：“戒兵刃。武器是决不能带。”

“不行，这条的不行。”山口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

齐月轩苦笑一声：“哎，这……可就难办喽。”

杨志兴在一旁敲起边鼓：“这规矩可是违不得。惹怒了神灵、可有现世报。你们日本人不是和中国学的规矩嘛，就不讲究？”

山口支吾几声，才说：“嗯……不，不，在日本参拜神社，也是这样的。神灵我是信仰的。不过，我的军人，执行任务。这里地形的太复杂，没有武器的太危险。”

齐月轩笑笑：“嗨，您这还是只怕活的，不敬死的，信人不信神呐。”

山口脸憋得通红，半晌深深一躬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战争时期，军人不能没有武器。”

“要不，这么着，”杨志兴问：“您不进山行不？要么在这儿等，要么先回，过后再来接。这，不是两全吗？”

山口“嗯”了一声，但马上又脖子一梗：“不，不行！”

杨志兴还想说，被齐月轩拦下。“行了，还说什么？人家这就是怕我跑了。嗨，干吗非让人提心吊胆的？走，走走，干脆回去。今年不祭了，落一不孝，也比落一褻渎强。”

齐月轩说着就走，杨志兴忙拦紧劝。山口一时也难定夺，沉吟着。

这时，半天没见影儿的老张却抽不冷地冒出来，凑近山口，笑道：“嘿，太君，我看呐，兴许不碍的。你们不日本人嘛，中国的神未必管得着。

甬怵!”又转向齐月轩,“少爷,好不容易来了,别回呀。赶紧进山吧。咱又没带枪带刀,报应不着咱。”

“闭嘴!”齐月轩狠狠瞪他一眼,嘴上吼完,心里还骂:“禡节儿上怎么这么没眼色,你算帮谁呀?”

杨志兴也拉了老张一把:“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”

山口却大笑起来,拍拍老张的肩膀,“他的,说得有道理,”说着,向手下吩咐:“西村,你们几个留下,剩下的随我去。”

老张好像吃错了药,根本不睬齐月轩和杨志兴的脸色,边连声说着“我带路”,边先踏上山路紧走。

山口忙跟上,站到山路台阶上,才回身:“齐会长,别固执了,走吧。”他见齐月轩还不动,朝手下使个眼色,两个日本兵立刻上前,强搀住他。齐月轩哪里干?挣巴着死活不挪步。杨志兴也忙伸手帮,双方就拉扯起来。

正这时,山口突然怪叫了几声,乱舞起双手直跳脚,惊得日本兵们都摸向腰间。定神看,原来是一群野山蜂,黑压压地在山口头、身上飞着旋儿、打着团儿。

山口嗷嗷叫着扑打,往回跑,两个手下忙帮他,也被野蜂蜇了几下,吱哇乱叫,不敢再上前。杨志兴拉着齐月轩闪出好远,也生怕沾包儿。可说来奇怪,野蜂好像认准了山口,别人不理,就是围着他一人打转儿。直蜇得他抱着脑袋,在地上直打滚儿。

老张大呼小叫地直跺脚:“妈呀!原来中国的神灵也管你们日本人。嘿,还真不能不信,看,别人不找,专蜇他。这哪儿是现世报呀?整个一立时报!”

山口气急败坏:“你的快,快想办法呀!啊!……快呀!”

“哎呀,赶紧磕头赔罪呀!跪下磕!……对,就这样,别停。”老张说着,奔路边薅下几把蒿草,点燃又踩了踩,分给山口一半,说:“来,拿它举着当香,学我这样,慢晃一圈磕一个,起码三七二十一,看山神爷饶不饶?”

这时的山口是啥也顾不得了,乖乖按老张的吩咐磕完几十下。奇了,野蜂果然不再纠缠,盘旋着飞走了。

“啊，山神不怪罪了。”山口如释重负。他脸上十几个的大包小包已肿成了红紫一片，眼也封了，嘴也斜了，笑比哭还难看。那样儿引得齐月轩等人笑得开心，就连日本兵都忍不住偷乐。

老张走近盯着山口：“哎哟，不得了，这山蜂毒性可大，能要命。快赶紧回，可劲开，直奔医院吧。”

他一说，山口竟马上觉得头昏、眼花，身体直打晃，一旁的手下忙把他搀住。

杨志兴这才走近，问：“您……还想进山？”

山口没说话，只摇摇头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嗯，听你的……我们的……通通回去。”手下一听这话，巴不得快走，忙架着山口上了车，仓皇而去。

望着车走远，齐月轩抬手就给了老张一巴掌，拍在他的光头上，不重但声挺脆：“你小子想跟小日本讨食儿犯贱啊？要不是赶巧把蜂招来，今儿真还脱不了身。”

老张还没答话，杨志兴倒笑着先开了腔：“少爷，您可别冤枉老张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”

老张赶紧得意地说：“嘿嘿……少爷，论文才武略您高，可论犯损戾奸奸，您真差远了。告诉您吧，今儿这野蜂是在下给引来的。”

“胡扯，你怎么引来的？”

“嗨，我早知道这有个大蜂窝。趁解小手，把蜂王给抠出来了，你说蜂群能不寻了来？”

“那……怎么不蜇你，也不蜇别人，专蜇那鬼子官呢？”

“嗨，我不是借跟他套近乎，转手就把蜂王搁他兜里了嘛。”

齐月轩不住地笑着点头：“你可真行！不过……”

老张把话接过：“少爷，过后我再给您慢慢讲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”

走了几步齐月轩忽又停下，一指老张抱的祭品说：“日本人送的一样别留，都给我扔沟里去。”

“别呀！”老张直摇头：“虽是日本人送的，可都是咱中国的东西，扔了多可惜了啊。您觉得恶心，赏我得了，好歹混个肚圆。那条幅对联都有

用,日本人写的是屁话,纸可是好纸。撕巴撕巴,逮蚰蚰儿时候卷纸筒。我绝户一个还怕妨?咱也充回小日本的祖宗!”

老旗营里有齐家的一处老屋,是早年给看坟的盖的,就是个普通的农家院。院不大,只有北房三间,西房三间,南边搭个性口棚。山里盖房得就地势,所以落了个东开门。虽然老张里外都打扫了,可多年没人气,从外一进来,阴霉味儿还挺重。特别是炕上的被褥,旧得没了本色儿,潮乎乎的发黏。有日本兵一路跟着,别说铺盖没敢带,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。齐月轩活了半辈子也没住过这种地方。杨志兴知道他的心思,忙说:“少爷,被褥马上抱出去晒,您先将就一晚,明儿我就回去拿。”

齐月轩倒有些不好意思,连忙道:“别,别,还是过几天,看看日本人的反应再说吧。咱们这儿再不济,也比躺门洞、睡大街的难民强百倍。”

老张赶紧说:“少爷,住的让您将就,可亏不了嘴,我得让您好好尝尝鲜。”

“吹吧?”

“嗨,吹不吹咱晚上见。”

晚上开饭,老张像变戏法的一般,掀开盖在桌上的纱罩。好嘛,凉的、热的、荤的、素的都有。量不多,可样不少。齐月轩只认得有手指粗细的小嫩黄瓜,还有几碟只闻着香,不知何物。

老张指点着,报起了菜名:“这是凉拌蕨菜,这是爆腌酸黄瓜,这是清炖野鸽子、红烧山蛙、素炒葛根……除了黄瓜是我种的,别的都是这儿的山货、野物……这样儿城里头也有,就是没人敢给您做,尝尝,脆不脆?香不香?嘿嘿……这是油炸季鸟!少爷,您说,我是不是吹?”

齐月轩腾不出嘴,只点点头。觉得不对,又忙摇头,让等夸的老张有点含糊:“不对……您口味?”

咽下嘴里的食,齐月轩笑出声:“哈哈,真是绝了!城里那么多大馆子,也没你这道菜。行了,日本人算困不死我啦。唉?你们俩怎么干瞅着呀?坐下吃啊……嗨,在这儿还讲什么规矩?有……酒吗?”

“有,不过不好。”

“嗨,什么好不好,有就不错。”

老张抱来一小坛高粱烧。齐月轩哪儿喝过这酒，头一口就噎得直咳嗽。慢慢抿了一盅，才觉得顺口了些。

天憋雨，出奇地闷热，酒过三巡，仨人都四脖子汗流。要赶往常，老张早就光膀子了，今儿和少爷同桌，不敢。

齐月轩看出来了，笑说：“热你们就脱脱，不碍的。”

“那……不让人说我们蹬鼻子上脸？”

“嗨，这啥时候，啥地方，还讲究什么？从打今儿起，没规矩。”

杨志兴笑问：“没规矩？您怎么不脱？我们俩这儿好歹就一件汗褂，您可还捂着长衫呐。”

“嗨，我不是拘礼儿，我是不习惯……好，好好，我也脱，我先脱。”

说着，齐月轩褪了长衫，又脱下衬衣、背心，露出一身瘦骨嶙峋的身板儿，见他俩盯着笑，忙下意识地环抱住胳膊。三人喷出一阵大笑。